



【人世间】

没勇气说出的祝福

□张刚

算来已经整整两年没有回家了。家里的一切事儿都是弟弟在张罗，他在单位和乡村之间来回奔波，辛苦自不待言说。

周日往家里打了个电话。电话是母亲接的，听着母亲的声音有些疲惫，便多了一点儿担心，照例问问身体可好。不管好不好，回答总是好着呢。

问父亲呢。说是去半山腰一片阳坡地儿耙废地膜去了，前几天下了雨，地松软一些，废地膜可能会好耨一些。

拉了拉家常，才得知，我弟弟和妹妹的两个孩子，都留守在了乡下农村，两位老人有这俩小孙子陪伴，日子就多添一些笑声，空旷的院子里多了些欢快，就是担心俩小孩的一日三餐，能不能按时定点地给做出来。

得知90多岁的外婆身体也不好了，母亲说很可能撑不过今年了。母亲自己照顾这俩小孙子，也抽不开身去照顾。母亲说，“不管了，我自己也管不好自己，看他们(大舅二舅)怎么去管。”

外婆一辈子含辛茹苦，拉扯几个孩子，照顾一个大家庭，所受艰辛尤胜母亲。外爷去世也已十多年了，前几年回老家去看望外婆，她耳朵已不好使了，本想让她慢慢讲讲这一辈子的纷繁往事，可这些过往已隐忍在她满脸的皱褶里了，本想着替外爷外婆记下这些沉重的苦，却只是从外婆嘴里飘出淡淡的几个字：“都过了，忘了。”最终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她这一生的艰难。

大前年回家时，外婆就曾一度给我说：“我的身体好着呢，我担心的是你妈，看你妈这情况，怕要走在我前面。”的确有几年母亲身体不好，眼睛得了角膜溃疡，差一点儿穿孔；又颈动脉硬化，血液不畅走着路会无故摔倒，有一次在我面前差点儿摔倒，幸亏扶得及时。

前不久跟大姑通了电话，又断续了解到一点点家事，从大姑口中得知母亲的身体今年反而比往年要好一些，主要是胃口好起来能吃饭了。大姑也是命苦，死力气多，年轻时给自己的后半辈子挣来了一身病，腰间盘做了手术，打了钢板，后来又把钢板取出来了。遭的这疼，受的这罪。

大姑说，你爸都快80岁的人了，前阵子听说有人请着去给一个什么亲戚做棺材。详细的情况，大姑又说不清楚。

父亲是老木匠。老手艺加上人实诚，四邻八村的都愿请他去做寿材。今天想起来又问了母亲，才知是给娘家村里一个远房老人做寿材。

远房的老人家几次三番，三番几次来请，说只有我父亲去他才放心，他就喜欢我父亲做的那种样子，这是他这一辈子临终之前最后一桩心事了，不能带着遗憾走。父亲刨不动刨子掀不动厚重的木板，那就让年轻的做，父亲在旁边看着指导着，老人家才能放心。于是便挑了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吉日，父亲和村上一位年轻的木匠去了，用了两天的时间给这位老人家打好了寿材。

父亲一辈子给别人打了多少寿材？估计他也记不清了。可他老了，谁来给他打一副呢，他都快80岁的人了，这也成为我要考虑的大事了。

后来又和母亲说起了她正在照顾的两个小孙子，母亲的语气欢快起来，一点儿也不絮叨了，在电话里学两个小孙子玩耍的情况，学两个小孙子叫“爷爷”“奶奶”的语气，学着学着就高兴地笑起来了。

听到母亲的笑声，我心头仿佛也轻松起来。快中午了，父亲下地快回来了，母亲要去做饭了，其实主要是要给两个孙子做饭。于是就挂了电话。

那个周日是母亲节，母亲知道那天是天下母亲的节日吗，不知她是否能感受到儿子给她打这个电话的意思。

生活已经让我没有勇气，哪怕是在电话里说一声：“妈，节日快乐！”

【如歌岁月】

老屋墙上的木橛

□张宜霞

木橛，即用细长的木头，把一头削尖，制成如钉状的物品。过去，乡下多以此代替铁钉。木橛有大小之分，用途基本相同。

我记得小时候，家里很少见到铁钉，但木橛不少。娘在每个屋子不碍事的地方，都楔上大小不同的木橛。大点的挂重东西，小点的挂轻东西。这些木橛帮着娘把家归整得利利索索，井井有条。

印象最深的是我床头上的木橛。上面挂着一盏煤油灯，那是娘专门为我读书设计的，它陪伴了我好几年。离家参加工作后，弟弟又在那个木橛下读书学习。

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语文老师每次上课前，都要给我们读十多分钟金敬迈的《欧阳海之歌》。自那以后，我们开始知道什么是小说，作家有多么了不起，欧阳海也成了我们的偶像。我和同学们一样，迷上了这本书。每天盼着上语文课，盼着老师端着这本书来到讲台。我当时心心念念的是，自己要是能单独看这本书多好啊，哪怕是晚上。

幸运的是，我是同学中最早看完这本书的人。

那年冬天，我老师的母亲，带着新媳妇，从30公里外的地方来到蔡沃小学。

老师都住集体宿舍，没有单间。校长就来到我家，跟我娘商量，问能不能让老师与他新媳妇吃住在我们家。

娘满口答应，并麻利地收拾出西屋和西堂屋。从此，我们两家成了一家人，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冬天。

老师平时对我就很好，来我家住就更好了。他对我娘很感激，对我的学习格外关心，老师让我有事就到办公室找他。终于有一天，我鼓起勇气说：“老师，我想看看《欧阳海之歌》，晚上就行。”

没想到，老师很痛快地说：“可以，你上午上课前带到学校，下午放学再带回家。”听到老师的允诺，我高兴地跳了起来。

放学回家，娘看我手里拿着一本大书，问我怎么回事，我高兴地告诉了娘。

娘从我手中拿过书，掂了掂，翻了翻，比我还高兴。她知道，女儿认字多了，都能读这么厚的书了，自豪写在脸上。

娘到厨房墙上，拔下一个小木橛，楔在我睡觉的床上。又把瓶子改装的煤油灯擦干净，倒满油，换上一根新灯捻子。又找来铁丝，一端缠在瓶脖子上，一端弯了一个钩，挂在木橛上。

晚饭后，娘安顿完奶奶、弟弟、妹妹睡下，又用火烘子给我烘上床铺。

当时的火烘子是用腊条编的，像一个倒过来的篮子，在编制的时候，故意留了大大小小的窟窿，主要起散热作用。火烘子里面放上火盆，火盆底下垫块木板，火盆的火是做晚饭烧锅后的豆秸余火，被子搭在火烘子上面，我们老家叫烘铺。

我先是站在八仙桌前写作业，娘在我身边做针线。作业写完了，被子也烘热了，娘怕我脚冷，就让我到床上去看大本书。

读书前，娘在我的床头又放上一床棉被，折叠成一个斜坡，让我坐在床上依靠在被子上面，脚下蹬着暖暖的烘子，床上挂着一盏油灯，手里捧着喜欢的书籍，娘就在床前纳鞋底。

煤油灯燃得时间长了，灯头上会出现灯花，影响灯的亮度。娘及时从活筐子(针线筐)里拿出剪刀剪掉，再用针把灯捻子挑一挑，灯顿时明亮了许多。偶尔灯里的油不多了，娘会在灯里加一点水，又能亮一阵子。

农家小院，夜深人静。我在灯下看书，无论多晚，都有娘在跟前陪伴。她不时放下手中的鞋底，一会儿定神看看我，一会儿给我拉拉被子，一会儿拾掇拾掇火盆，一会儿让我喝口水。

我经常看着看着书，不自觉地抱着书睡着了。娘小心翼翼地把我手中抽出来，给我脱下棉袄让我躺好，再把火烘子拿出来，里里外外给我掖好，才悄悄离开。

那几年，冬天的晚上，娘每天都是这样陪着我度过的。在这样的场景中，我囫圇吞枣地读了《欧阳海之歌》《苦菜花》《家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一些著名的长篇小说。

娘不识字，她渴望自己的孩子读书识字，竭尽全力为孩子创造最好的读书学习的条件。

时光匆匆而过，转眼就是半个世纪。而今，每当我在明亮的台灯下读书，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老家墙上的那个木橛。想起那个木橛上挂着的煤油灯，想起娘看我读书的目光。

娘的目光里有慈祥，有欣慰，更多的是希望。

【记忆生根】

触手可及的石碾子

□徐爱莲

每每说起石碾子，父亲总是表情痛苦，他说：当年为了能吃上顿饱饭，就得整宿整宿地推碾子。他说他碾过最不像吃的东西：有干榆树皮，有豆秸、有棉花籽，还有最不可思议的麦秸！夜里推上大半宿碾子，白天还要下地挣工分。

石碾子留给我的可没那么多痛苦记忆，满满的都是快乐和美好。

深秋傍晚的村庄是最美最安静的。晚霞映红了大地、树林，给每一间房舍都镀上了一层金黄色。我跟母亲走进村子拴好牛羊，母亲吩咐我赶快拿把笤帚去把碾子占上。她就去簸那刚晒好的小半袋子新玉米粒儿。我飞快地跑到碾子旁把笤帚放上，好在还没有人占。等母亲来了，看她把石碾打扫干净，再把那金黄色的玉米粒儿倒在碾盘上，我和弟弟还有几个小伙伴一起插上碾杠，用尽全身的力气推动碾砣。第一圈总是最难推的，玉米粒儿在凹凸不平的碾砣和碾盘之间发出“咯嘣，咯嘣”清脆的破碎声，随着玉米粒儿被母亲的笤帚一圈一圈地翻扫，我们用的劲儿也越来越小。最后再用细罗过一下，周而复始三四遍，这玉米粒儿就变成了两种食材；一种是大的颗粒可以做成饭，细的就可以熬成香喷喷的玉米粥了！终于推完了，看看等候的人们都排成行了，还有几个外村的。母亲、我和弟弟赶紧收拾工具回家做饭去了。

说到石碾子不由得会想到一种美味，叫“骨头丸子”。这是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：有位同姓的大哥经常来石碾这儿制作骨头丸子。他先在井里打来一桶清水，冲洗碾盘，再清洗猪骨和斧头，用斧头慢慢砸。看着他那些骨头砸成肉酱，我好像闻到了煮熟的肉丸子香喷喷的味道。我经常和他家老七一块玩儿，她告诉我这骨头丸子可好吃了，她家经常吃这个。每回说到这儿，我都会羡慕地看着她咽嘴的样子。可那美味的骨头丸子我一点都没吃上。

村里的那盘石碾子，在村民心中已不单单是一种工具，而是拥有神一样的光环。它是村里许多孩子的“干妈”。陈家大哥的小生子就是其中一个。他家孩子老闹毛病，算命先生说这孩子要找个姓刘的当干妈，才能活得长久。可他东奔西走，也没人愿意认下这个干儿。再加上老人们的说道儿——要认干儿先得折自己的阳寿。后来陈大哥来到石碾这儿，拉上儿子一块跪拜、磕头、上供，放鞭炮。打这儿起，石碾子就成了小生子的干妈！每年的大年初一都能看到小生子给石碾子上供磕头。我也去上供磕头，它虽然不是我的干妈，但跟村里的各家各户一样，每到这个时候全村人都来祭拜石碾子。此时此刻他们脸上的表情和平常迥然不同，满脸的严肃、敬畏、虔诚。

石碾的围墙后住着个“怪人”，他经常给石碾修修补补。他姓杨，身材魁梧，头上一一年四季总包着一条羊肚子手巾。听村里人说他小时候生天花落下了秃头。他居住的那座土房子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神秘城堡。经常看他买回一大包糖块，身后跟着一群像小燕子似的雀跃的孩子——都是他们家族的。他一边分着糖块一边说：“谁叫白爷爷就给谁糖吃！”于是孩子们发出一片此起彼伏的叫声。他满意地哈哈大笑。我站在远处静静看着满天飘撒的糖纸，想起父亲的训诫：不能吃他的东西更不许去他家。村里的人因为他经常去村东头那户寡妇家里干活，所以风言风语。

长大后无意间问起他家族里的一位同龄人，关于叫他“白爷爷”的来历；其一是因为他小名叫黑蛋儿，其二是他要告诉村里的人，他不是个小气人！

石碾子东边的歪脖子枣树上，挂着一口铜钟，它曾在我遥远的记忆里响起。趾高气扬的队长是很多男孩子们模仿的偶像，他们站在石碾子上，学着队长一手叉腰一手卷成喇叭放在嘴上高喊着：“开会了，集合了。”

岁月渐渐老去，可记忆却在清晰地抚摸每一个角落，石碾子也仿佛不再冰冷，而是柔软的触手可及！